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 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

前注見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

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非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

前注見

九嶷山

泉縣東北

武都

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

之散居方鎮如

古諸

如世諸侯世種

皆為諸州刺史

堅送

而歌曰阿得

且緩急當語誰
同輩遊于後序

堅笑
整歌

極醉為恨整作
前危後則堅大

伯勞仇綬未詳
軒轅右角南二

秋九月皇后王氏

冬十一月葬定皇

即此通監軍會

7

卷三十四

晉孝武皇帝

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釋迦諸息心所樓曰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字茂達肅曾孫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在安陸府鍾祥縣敖水北獲其將閭振吳仲

振仲寇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字處之參軍桓石民字虔弟帥眾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

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字堅兄法侍郎王皮字猛之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事見前臣

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

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

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皆赦不誅徙陽高昌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

昌壁涼置即秦國之今為土魯番地皮虓朔方之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

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

臣竊惜之不聽光行越流沙馬著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大城之帛純出走光撫宣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蒙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寬名而失正義矣

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患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

率石越曰今歲鎮二星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福德歲星所在其國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

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

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出獨留

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累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

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正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

不止于此陛下龍有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

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此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歿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

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陛下外挫則內憂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殷

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

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

足之比隆堯舜何必踰風沐雨經畧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

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號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彭城人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

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

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

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如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為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

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

垂萇我之仇讐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

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堅謂萇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

默然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於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

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

州府潁上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璆度桓伊胡彬等督眾

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

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

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

其左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即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在鳳陽府壽州西北水經融進攻之秦將梁成

等屯于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

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

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宋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

與為敵今來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

謝安賭墅羣
謂為運籌帷
幄不動聲色
然八公之勝
非朱序自敗
乃公事則晉
軍幾至不振
又何成算之
可稱讀書而
不具早識隨
人是非者多
矣

觀謝石謝玄
憚不敢進之
狀則桓沖之
言不為無見
幸而朱序私
通軍情待堅
驕傲自滿持
融未諸軍機
臨陳自退以
致晉軍東勢
得勝耳不然
石玄將踏債
轅之機又何
偉績之能建
哉尹起莘所
謂天幸非刻
論也

堅不早除垂
垂不乘堅之
厄庸者以為
英雄度量過
人誦者又以
為坐失事機
皆非也堅貪

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真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時有八公詣淮南王安同登此故名秦兵偏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偏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畧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懷宇秦兵大敗自相踏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大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力與客圖基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基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恨不覺履齒之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止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變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為保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天下夫取果于行至澠池垂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颯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反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

晉而欲藉垂
以就功垂固
晉而欲疲堅
以復業正吳
越春秋所云
堙不知螳蟥
不知雀也

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塔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

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設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疏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龍西鮮卑其先有統于者以雄勇為諸部統主號叛據隴石乞伏可汗傳至祐麟其眾漸盛即國仁五世祖也

初國仁之父司繁為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為南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本漢勇士

今蘭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為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其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

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頽合眾至十萬據隴石

丁零北狄種名見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燕以丁零種居中山苻

堅燕從之新安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

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鎧給之

又遣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勿許

乃潛服而入亭史禁之垂怒斬吏虎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

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禽耳垂留其

子農及從子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

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而慕容鳳燕故宜都王桓子等亦各

垂心懷復仇
而託言報總
蓋恐一發不
中轉致蹉跌
耳觀取果自
落及說道避
壯士其深沈
陰謀畢見若
苻丕之應垂
既隱忍而俟

其變又離間而藉之辭至新史燒亭反形已露訖置不問則所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耳

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崔元年舊唐書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暉吾主也當迎歸反正

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屋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

行事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

曰惡奴即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乃詣張驥亦烏說

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利曰死生惟郎是從

之驥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眾數千

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

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

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

遂立世子寶字道為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請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為鄰好若不以鄴城見

歸當窮極兵勢恐軍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

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遇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

受分陝之任爾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

年縣首白旗高世之患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

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諡宣穆

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

燕

燕慕容泓弟之起兵華陰慕容冲弟之起兵平陽秦遣苻叡子之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長起兵北

地自稱秦王是為後秦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

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為司馬泓弟冲為秦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阪堅使寶

衡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眾將奔關東叡懼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為泓所殺

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字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

五萬餘眾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已而萇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

谷驪水以困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長軍復振堅數曰天亦佑賊乎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

秦寶衡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泓眾至十餘萬改元已而燕諸將殺泓立冲為太弟冲大破秦兵于鄭西

鄭縣遂據阿房城泓冲之叛也堅召慕容暉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

足復顧汝勉能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及泓見殺冲復敗秦兵暉與眾密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暉

肅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永與太子寶之子庶乘間得出奔冲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尊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

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或出附會奇談不然則萇結營處適當澤下耳若謂別有神祐平地水能自澤有是理乎

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符
不必無降理不如開不自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時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玄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為太保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

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

南城堡皆來歸附而玄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苻攻新平後漢郡今陝西邠州是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謂郡之賢豪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苻

至太守荀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

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

人輔詐降以誘苻苻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長圍焉

慕容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先是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碭碭城名在秦安府東阿縣碭碭山上郭滿據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為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晉滑氏于

此為壘後人顏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注見前克之苻丕大懼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

參軍焦達請救于玄玄欲徵丕任子達固陳丕款誠玄乃遣劉牢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丕告饑玄運米

二千斛饋之

乙酉十年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冲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秦燕後秦新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附國春正月燕慕容冲稱帝于阿

房是為西燕

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字道運廣庶長子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

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已而冲襲長安秦王堅與戰屢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徹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三省注在臨漳縣北

爭燕輜重垂逆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不率眾就晉殺于枋頭牢之入屯鄴

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不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柘為軍糧北趨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亦曰武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冲政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

識書云帝出五將山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苻遣

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詣新平堅之出也宣告州即期以孟冬救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下辨冲入長安縱

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已而宏自武都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諡曰文靖

先是安與琅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

以葬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苻弒秦王堅

堅始禁圖讖之學不可謂不明至是轉信讖文以身嘗試豈喪敗之後神智衰之遂致遲庭若此即其不能復振宜矣

後秦王苻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苻有恩尤忿之數罵苻求死苻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苻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光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璠之自薊州壺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

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丕既去鄴燕使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

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

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能報

讐主咸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進偏姑臧嶺西諸郡皆應之尋為呂光所攻大豫奔廣

武廣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穆亦被殺索泮字德林敦煌人西即後漢末置治曰勒故城在今甘肅府山丹縣魏安廣武皆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本漢蒼松縣後涼改昌松廢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

是為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為苑川城名在蘭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遷牧師苑故澤牧

苑之地有東西王二城相去七里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秦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蠡縣守將王充新平人死之

麟攻博陵王充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倚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死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溫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溫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十一年秦王苻登泰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秦燕後秦西燕小國一西秦新大國一魏小國

一後涼凡七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眾庫仁之子顯弒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力微之曾孫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北邊牆外即

代王位以長孫嵩代人叔孫普落拓跋鄰命叔父之裔日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

為左長史許謙字元遜代人為右司馬王建廣寧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拓跋隣之弟為連奚氏後改奚為治民長皆掌宿衛

及參謀議長孫道生嵩從弟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肥而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貳從子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南陽西鄂人舍從子甚愛信之恬之喜攻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眾

心遂執恬之而據其郡明年燕王垂使慕容楷擊遼降之遼尋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二月西燕弒其主冲

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強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殺之立冲將段

隨為燕王三月慕容恆慕容永魏從殺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顗

殺顗恆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

築燕熙城在今緡州而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為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玄退屯淮陰

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至

是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明年燕擊張願破之于青兗徐諸州即縣豐多降于燕後劉牢

之擊敗翟遼願復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桓石民取弘農初置湖陝二戍後湖陝為姚興所陷

秋七月秦以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為南安注見王

抱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為雍河二州牧率眾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

使請命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魏書地形志新安即東垣即此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漢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為所殺時燕主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垂

海西公苻萇于吳

公自從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至是薨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

啖青啖姓青氏人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邦碩德代統其眾至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丕之子自杏城注見前

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為主眾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是為後凉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代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丕諡聖世祖宣昭皇帝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衛以虎賁凡所欲為必啟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

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劒稍為方圓大陳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

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眾結盟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秦主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疊降登拜嵩雍州刺史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徐嵩字元高盛之子

刻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為青兗刺史鎮淮陰謝玄為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妃

二月徵處士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會稽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嵩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大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

斬嵩悉阮其士卒藺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咸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謚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後秦主萇軍武都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此地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字元倫烈王無忌子都督宛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注見前秦封以為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什翼健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謂

踰垣開門聖賢譏其已甚安有奉詔微而可逃匿他所乎達託自求其志之說純盜虛聲所謂率天下而入於無用者必欲曲成其名於世何補謝玄顧斤斤受惜謂當使其身名並存亦鄙論耳

德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紀十四年後涼麟嘉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長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胡三省注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先是後秦主長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聖之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

謂之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至是萇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爭勝

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

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

已弑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宜汝容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擊之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眾保胡空堡

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氏早前王充繼徐嵩此毛氏死節者凡三人世亂識忠臣信哉

冬十一月以范甯字武子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

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娼武甯反娼莫補反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

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君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道子勢傾中外帝

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府字武子道子曰此乃成王所

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肴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

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

出為豫章太守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為左

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可混清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暇于耳目哉甯好儒學性執直常謂王弼